

羊草在开它的白花

◎南泽仁

许配

十二岁
父亲把我许配给了
一座叫子耳万年的大山

数年后
我从阿达惹达的航拍
第一次看见它
才知道父亲说的许配
原来是一场深远的遗弃

花事

静静绽开
紧紧闭合
一颗心在纯白的时光里
温习了一朵红花的生命

静怡

凌晨三点的歌
和落在屋顶上的雨
像一场起起落落脚步
在朝着用时间命名的村庄赶赴

合上眼
手自然地伸向枕边
盘转一串小叶紫檀
只数了一遍
就已梦回到一朵半开的莲花中间

果子

用整个秋天
收集一蛇皮口袋的枯叶
在每个傍晚
引燃几片,又几片
生铜炉中的木炭
炉门向着风口
火苗就会跳跃起来
像祭师敲击的鼓点
响着勾魂摄魄的節奏

炒一碟五谷杂粮
放入火中用梵呗的调式
声声超度你们的名字
舍楚·仁青拉姆
南吉·银卓次称
南吉·仁真旺杰
有时,我也会轻轻诵出自己的名字
像细数着一颗菩提树上的几颗果子

影事

秋收后
男孩用运玉米的推车
推着一个女孩在地里奔跑
遇到坡地
他双手紧握推车把手
平稳的地方,却佯装放松
女孩又惊又喜地一次次喊出他的名字
像山雀唤出了第五个季节

我在不远处
拾起一只又一只
遗落在地里的玉米
反手丢进背上的竹篓里
不时抬头望一眼他们
又低头看着手中的玉米
有时是一只玉米
有时是一把开着白花的羊草

银刀

一夜的雨
打在井口的青石板上
富有节奏地响
像井口弓着一个老银匠
挥动铁锤,一下又一下地
淬炼一柄白亮的银刀

水花四溅
一个戴银镯的女人
像一道闪电
滑落银匠手中
悄无声息地
断送了世间最薄的情义

雪漫乡村

◎董国宾

一场漫天飞舞的大雪,从梦的缝隙里走来,闯入季节焦渴的眼帘。一片片六角精灵,点点晶莹,如蝶曼舞,缠绵着北国冬日的纯洁和圆润,把一个个隐秘的心思倾诉于大地。

雪落在城市,大街小巷、公园广场、楼宇庭院没有温存的言语,一片片洁白的雪花被搅得七零八落。雪落在乡村,便有了饱满的诗意,即使是不会作诗的人,也会触动内心深处的柔软。

乡村大地在一片干裂的期待中,迎来了一场雪。雪花像鸟的翅膀滑过天空,漫过村庄的视野,顿然降落在干涸的土地上。山川、村庄、老槐树、枯井,像一片零乱的羽毛,顷刻间有了共通的语言,记忆里缭绕着表述不尽的眷恋和怀想。

乡村很旧,像一张发黄的纸。乡村很老,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走过来。抒情了千年的河流,在乡村的烟岚里,回想着悠久和永恒。枝杈峥嵘的村庄和广袤的原野,在漫漫岁月中一天天长高和延伸。

乡村是久远的,而一片雪花落在掌心,瞬间便会消融。短暂

和久远的契合,灵光和永恒的碰撞,不知不觉走进了禅意十足的画境里,于是乡村的角角落落便在白雪的冬日里鲜活和朗润起来。

雪在乡村的期待中降临,远山涂抹着深厚的岁月,在苍茫大地上当风挺立。风能把人刮歪,把树拔起,一片片雪花鹅毛一样飘落下来,把一个个毛茸茸的微笑留在山巅和山脚下。皑皑白雪覆盖了山峦,苍松翠柏披上了银装。在层层叠叠的笑意和晶莹中,侧峰怪石不再棱角凌空、突兀峻峭,而是多了几分柔情。在飘雪的冬天里,山的风骨和旷达,濡染了谈吐优雅的诗韵,注入了钢琴般明亮的音色,远山起伏的脊梁因此而傲伟,山峰因此而圣洁。

万木啜饮村庄的味道,聚集在一个叫森林的地方。百年老树在日月积淀,由天长地久缓慢形成的沉郁苍茫,和由万物汇聚的浩大幽深,把森林的博大气象渲染开来。

雪一片一片漫空起舞,它们要在森林这眼井里挖掘出某种深度来。一边拾捡过往的脚印,一边眺望前行的路,铺天盖地,

思绪翻卷,皑皑白雪投下无数个亲昵的诗笺。每条千回百转的林道,每个岁月描摹的轮廓,每棵古树的年轮里、根系中、枝干上,无不飘满了冰清玉洁的语言。雪把影子拉得悠长,森林在它的影子里扎下根来,放逐思想,梳理心情,濡养肌肤,聆听天籁。

村庄被雪粗大的根牵系着,雪让万物澄明静寂,却让心思繁荣,让记忆丰满鲜活。大雪降临的时候,牛羊不能满院子乱跑,更不能像春天一样遍野追青逐绿,但在长高的村子里,它们有足够果腹一冬的食草,足不出圈便能享受悠闲时光。雪层层叠叠扑向地面,也会飘进圈栏,像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闪现在牛羊的记忆里。牛羊只是迟钝在外表,它们会从瞪大的眼睛里,敏锐地感知每一片雪花的清香,捕捉每一个细致的快乐和幸福。

雪静下来,乡村的大地一片素洁莹白。农家院落里,灰鸽腾空,拂过墙基、牛棚、草垛,飞起一片牵念,直扑天空。它们被冬的一场雪叫醒,从蛰伏的日子里走出来,迎着雪的清新,振翅,飞抵一个新的高度。雪地上,黑

狗儿跑前移后,高兴得直撒欢,亢奋时叫几声,把郁积和快乐叫出来。雪是一张洁白的纸。星星点点的蹄痕,是黑狗儿画在上面的字画,或写意风景,或淋漓狂草。雪走进它的世界里,像溪流在山涧流淌,又像草木迎来了春天。雪给予春天的,是偶然的新鲜,必然的萌动,是突兀地出现在面前的长长的影子。

乡村的雪天,孩子们的欢笑在陀螺里飞旋,玉树琼浆为乡村大地描摹幻想,状写篇什。流火的尖椒点缀在屋檐下,把庄户人的日子打得火爆鲜红。炉火旁,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乐呵呵地说笑,忽而又表情凝重地想事情,想得深远而入神。他们想身边的事,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雪。想雪的晶莹,雪的洁白,也想雪如何漫溯乡村。他们说,雪像炉火跳荡的火苗,温暖了乡村大地,点亮了庄稼人的心。他们看一眼一天天长高的村子,又看一眼一步步走进生活里的轿车楼房,他们感到,还有一样东西从岁月里走过来,沁着香,闪着光。

老人们眼神猛地亮起来,哦,那原本就是雪,还叫瑞雪!

那一缕兰香

◎刘健萍

惠兰开花比春兰要迟了一个月,春兰是为了给人间报喜,拜年来的,所以她总是开在新春里,小小的一朵两朵,藏在草丛里,像个藏在妈妈身后的小娇儿。

新春时节,花未开,草未发,空气也是清冷的,春兰带着一股淡淡的,甜甜的幽香来了,那一份浅浅淡淡的悠然,着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

惠兰就不同了,一支一支,张开双臂伸长舌头,开的肆意而热闹。惠兰开的时候,满院幽香,满园蝶舞,你几乎看不见深绿的兰草了,那浅黄的骨朵儿带着浓烈带着醉人

的芬芳直透肺腑。今天下了一场雨,雨后的空气很清馨。

兰不管雨,她独自开放,在初雨新日后显得更加苍翠耀目。

惠兰的花瓣是淡黄的,清丽、高雅,郁郁幽香带着饱满的热情,迎接翩翩飞舞的蝴蝶的到来。那花骨朵上的一抹淡紫,像少妇脸上因

羞涩而漾开的红晕,显得温婉妩媚。经过了雨水洗礼后的茎部,亮的晃人眼目。

浅黄配着淡绿,雨滴配着夕阳,这美丽的一瞬,惆怅了我满心的欢喜。

兰花只是温婉的微微笑着,安静的开自己的花,你在她身边坐的久了,甚至会忽视和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只有当

你偶尔站起,推开窗,看见微风里翩然起舞的蝴蝶在向室内飞来,你才明白,那丝丝缕缕的芬芳早已沁入肺腑。

屈子佩上,板桥画中,人间一梦倾了兰花半生。小草摇曳着春天的欢喜,隐身入枝繁叶茂,那一缕暖暖的阳光,留恋在风的脚步,只为了那一抹无语的飘散,指引,沁入心脾的方向。正以灵魂的方式,脉脉流过跳动的心房。

那一份永恒的情愫,芳菲的理想,在无人注目的角落,凝视悠远的目光,那一缕兰一缕香,一份痴心不改,一份痴梦绵长……



陪你游甘孜

洞绒达村游记

◎韩晓红

我骑着马,信步来到洞绒达村。不知为什么,总感到自己能够来到这里,冥冥中许是缘分的力量。秋风吹拂,已经有几分凉意,热情的洞绒达村民,微笑着把我们迎进村里,此时,哪里还会有丝毫的秋凉之感。热情的村民们在村口用煨桑的仪式欢迎我们,令人倍感温馨。

就这样,我像是一位婴孩,沉浸于温暖的襁褓之中,微闭着眼,沐浴着爱的呵护与虔诚的滋养。洞绒达村的人们唱着歌,跳着舞,我和同伴欣赏着这浪漫而热情的欢快海洋。清亮的歌声在洞绒达村弥漫,舞蹈成为洞绒达村一道靓丽的风景。

我和同伴融入歌舞的人群里,这时自己早已成为洞绒达村的一员了。我多想把优美豪放的歌声一缕一缕地折叠入怀,多想把浪漫热情的舞蹈装进相册,一册一册地揽入行囊。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这样的歌舞,羞涩地浮现出那些充满脂粉味的歌舞场景,那些所谓释放内心积淀的狂奔乱舞,那些一边豪饮啤酒一边声嘶力竭的场面,洞绒达村,你赋予我太多的想象,你把淳朴高雅的风姿呈现在我的眼前,令我沉寂已久的情感世界洋溢着幸福的光点。酥油茶,喷香而可口,一碗喝下,直觉得全身温暖、舒坦。

夜晚的沟口,圆月高悬,令人思绪万千,注视着年迈的曲珍阿婆,跳跃的思绪飞到很远很远;夜晚的沟口,丛林繁茂,碧绿苍翠的树群享受着夜晚的寂静,沐浴着圆月清辉的乳汁般的洗礼。

果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我的洞绒达村;果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洞绒达养育了优秀的儿女,孕育了悦耳的山歌民谣,沉淀了优雅温柔的山乡舞蹈。

千年前的格萨尔是否也来过这里,是否也沉浸于这样的歌舞海洋,是否也与村民们歌之舞之?

美丽,洞绒达村的夜晚,我伫立窗前远眺沟口。是啊,这样朴实的山村,毋须过多的辞藻装饰,如此静谧的夜晚,更毋须惊艳的冲动,此时,我只能压抑着激动的情怀,呼吸均匀,享受着这神的恩赐,享受着灵魂的救赎。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的思想只能匍匐在优雅的自然环境里,感悟着这圣洁的土壤,宽怀与沉厚,宽厚德怀。洞绒达人,赋予我伟岸的形象,他们祖辈生活在这里,养育着这里的山水草木,传承着格萨尔史诗和歌谣,祖祖辈辈就这样傲立如古树,质朴如皑皑白雪。

洞绒达村把世间的一切都揽入静夜里,把尘世的所有喧嚣都揽入澄碧中,把尘世的所有浮躁都洗净,任凭一汪清泉在沟口潺潺流淌,清亮的碧水闪烁着圆月的一句句高雅的诗句,令我想起几千年前那些饮酒赋诗释怀的圣人诗人。

丛林里的岩石,也屏住呼吸,静静地做着一潭清梦;地上的青草,托着花朵,在等待着阳光的到来。

曾经的向往,在洞绒达村停下了脚步;

曾经的眺望,在洞绒达村收敛了目光;

曾经的畅想,在洞绒达村知道了归宿。

静夜与清泉,其实就是一潭碧水里荡漾着的优美歌谣;圆月与小草,其实就是静夜里一场难言的离别。

